

蓝钻石 经典美文书系

偷听谈话的妙趣

TOU TING TAN HUA DE MIAO QU

顾问 ◎ 姜 汤

主编 ◎ 李昶君



湖北教育出版社

蓝钻石 经典美文书系

偷听谈话的妙趣

TOU TING TAN HUA DE MIAO QU

顾问/姜 汤 主编/李昶君

编委/沈明轩 乔亦超 赵 岩 陈晓波 王 红



湖北教育出版社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偷听谈话的妙趣/李昶君主编.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

(蓝钻石经典美文书系)

ISBN 7-5351-4156-0

I. 偷…

II. 李…

III. 散文-作品集-世界

IV. 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39966 号

出版发行 湖北教育出版社

邮政编码 430015 电 话 027-83619605

地 址 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

网 址 <http://www.hbedup.com>

经 销 新 华 书 店

印 刷 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地 址 武汉市硚口区长丰大道特 6 号

开 本 960mm×1280mm 1/16

印 张 1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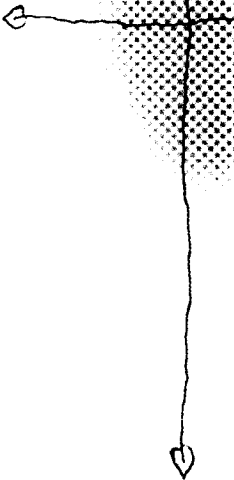
字 数 213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5351 - 4156 - 0/I·141

定 价 20.00 元



谈私文及语茶(代序)

张宇光

有人说 21 世纪是一个优游时代，我更倾向于它是一个散文时代。有一句话说，“少年是一首诗，青年是一篇散文，中年是一部小说，老年是一套哲学”，我们大概正处于青春期。很多男女开花了，没有结果；整个社会绚丽了，没有辉煌；人和文化就像青年一样处于转型和过渡。转型期间，人们‘痛并快乐着’，旧痛摧毁了浪漫，新梦还没有圆成，大家只好无可奈何而又信马由缰地“散文”化。

最能表现散文倾向的莫过于越开越火的网吧、茶吧。人们到这里休闲，虚拟环境的博客和实在氛围的神侃，形式不同，内囊一样，都是求某种“语茶”。我曾经欣赏地推敲过“语茶”，认为它非常智慧，把思想文化和灵魂品位拉搅一起，勾兑出了一种亦语亦茶的精神边沿化。我并发现，这边沿还有些特色，三杯两盏之间，人气松散开来，声变得低，话变得悠长，思想也变得拉杂和隽永。我于是想，把这些话记录下来，应该是一些小品、随笔和杂记，也就是散文。这散文不是以往写景、抒情、状物、记事式的予人的“公文”，是自己的“私文”，在自我排遣和交际中走边，

实现自己灵魂的守望和他人困乏的慰安。

我由此觉得，“私文”类的散文流行，应该是我们当前最重要的语文现象。它无处不在，雅俗并举，随意发生，喧喧嘩嘩。它引起过新浪网的注意，他们曾用“心灵鸡汤”冠名，遗憾的是，注意没彻底，没有深入推敲它真正的内涵和做法。它真正的内涵恐怕还是用“心灵语茶”合适些，至于做法，在目前难有定制的情况下，特别需要的是一些很好的借鉴。

我为之作序的这部书的重要性也就出来了，因为它可能是这类文字的一个标高和滥觞。它既是一种出版现象，又是一种观念现象，好像是国内首部开创性特辑。我细细把它品过，觉得创意、编例和品质都相当可以。另外，它举重若轻的气派，无为而为的用心，也给我极为深刻的印象。

关于创意，我赞赏的是它实实在在地在注意散文的“私”化。这要点敏锐和胸怀，风起于青萍之末，常人视而不见，智者才有察觉。文章自古有“诉人之文”和“诉己之文”两种，诉人讨好，成名成家；诉己寂寞，难得发达。前者由是以正宗登堂进殿，后者则被人嗤之为小道。它现在触摸时代，感悟潮流，反其道为之，不能不算一种履新和颠覆。颠覆还相当大胆，把《偷听谈话的妙趣》、《爱是一棵月亮树》、《扫帚把上的沉思》、《快乐是一种选择》等等极为私化的言语作为书名，臧否往来得失，有心要为私趣争一片天下。这当然是一种可贵的人本关怀，个性尊重，文化洗牌，读写补遗。方法上，它也就实现了一种极为智慧的逆向操作，寡言中盛言，避实中就虚，独辟蹊径，进行了创造性的开发。

大概为使创造底气足些，它在编例方面，做了策划努力。有几个不成文的规定是显而易见的——三不——非名家心语不收，非天纵原生不载，非尺书片牘不录。名家方面，它采取了豁达态度，不限诗文名人，如雷贯耳的王尔德、拜伦、黑塞、卡夫卡之间，加入了华盛顿、邓肯、丘吉尔、尼采一类政治家、思想家，甚至毕加索这样的画家。它算得上天下名人一把抓，又不求艰深博大，精警真切心得，实行自己的选文标准。按这标准，它讲究收文的朴实单纯、明白如话，亲近如水，不事虚张，有意让人了解一下什么是简洁的穿透，什么是白描的美感，什么是自由的抒发，什么



是大俗中的大雅。在荟萃有关文字的时候，它又认真做了剪裁，在编辑方法上作了创新，既不搞名人名言式的断章取义，也不搞如好包收的敷衍塞责，走一条简繁得当的中间路线，繁不过千言，简不过单项。这一来，它的信息量也就大了，费效比也就高了，内容也就精悍了，薄薄几本，称得上“以之少少许，胜人多多许”。在一个灌水风行的时代，在一个最容易流于絮叨的私语环境，它这么做，无疑体现了一种对“心灵语茶”式散文应有随机性、交流性、感悟性的深刻理解，给人们树立了一个何以“语茶”的楷模。

应指出的是，作为一组读物，它其实没有以树立楷模为自己的目的。它的书名、编例、选文都贯穿着一种精神，不为人师，但求会友，摒弃板着脸训人，追求一种促膝谈心的自在和轻松。它很讲情调和氛围，一如茶吧讲究气氛营造。审美愉悦是它无痕经营的要旨，它不语，尚行，用事实制造观赏印象，尽力给读者一个私情化的海阔天空。它的事实应该说是一些霍然滚动的情感矾珠，其中有世界触摸，参禅顿悟，弹剑论道，花间解语，统统养眼，林林总总得很。矾珠们师出名家，免不了带一些比平常人更为跌宕细腻的名胜痕迹，举凡管中窥豹的思维活跃，大彻大悟的精神开阖，义理玄机的鬼斧神工，通通是一些逶迤绮丽的风景。技法方面，名人拥造语三昧，抱干将莫邪，有把语言冲击力和亲和力发挥到极致的功力，自然更能给人一种清凉爽快的享受。这种享受用魔力形容不为过分，因为，常人素来对名人有窥隐的好奇，它可以给名人私语添许多茶之醪、酒之醇、言之韵。

把这品韵的愉悦推荐给读者，是我极为想做的事情。

俗曰，独乐不如同乐，况且这同乐又可以使我们在今后的“语茶”中得到实在的提高和嘉许。

□写于2005年4月

目录

CONTENTS

无知的乐趣

- 002 谈有学问的无知/哈兹里特
- 005 造书术/华盛顿·欧文
- 011 诗辨/拜伦
- 013 小丑/屠格涅夫
- 015 幻想和寓言/米克沙特·卡尔曼
- 018 人人想当别人/克罗瑟斯
- 021 教堂/黑塞
- 023 图书馆/德布林
- 025 无知的乐趣/罗伯特·林德
- 030 鸟与人/哈基姆
- 033 长城和书/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 036 神奇的铅笔/赛弗尔特
- 040 滑稽的重复/迪伦马特
- 042 知识尘埃/里贝罗
- 047 书斋：藏污纳垢的场所/井上章一
- 051 向完美的呼唤/汤姆·琼斯

童年的星星

- 054 快乐的期待/塞缪尔·约翰逊
- 056 仙女的赠礼/波德莱尔
- 059 午睡/拉格洛夫
- 062 泪与笑/黎萨尔
- 065 上学的第一天/霍普特曼
- 068 猫的墓/夏目漱石
- 071 童年轶事/黑塞
- 080 虚荣的紫罗兰/纪伯伦
- 084 乡村大道上的孩子们/卡夫卡
- 088 女教师的祈祷/米斯特拉尔

- 090 音的世界／宫城道雄
 095 上帝睡着了／斯密特
 098 西西弗斯的神话／加缪
 102 童年的发现／费奥多罗夫
 106 同等待遇／贝恩哈德
 108 永不道别／博伊尔斯

生活的写意

- 112 出行／蒙田
 114 要生活得写意／蒙田
 116 美腿与丑腿／富兰克林
 119 徒步旅行／卢梭
 121 我们三个／瓦尔特·惠特曼
 123 读街／井出孙六
 127 观日出者的自白／马克·吐温
 131 旅伴／阿尔弗雷德·乔治·加德纳
 134 最后的游吟诗人／叶芝
 141 村庄／黑塞
 143 诗人／纪伯伦
 144 夏季的旅行／鹤见祐辅
 146 女体／芥川龙之介
 148 穿着拖鞋出走／赛弗尔特
 152 偷听谈话的妙趣／吉尔伯特·海厄特
 155 翅与祷／克莱恩·沃森
 157 瞬间的永恒／克莱克

懒惰的智慧

- 160 多少回我成非我／蒙田
 162 时间／伍里采维奇
 164 生活是美好的／契诃夫
 166 富人幸福吗？／里柯克
 172 女人的偏见／普鲁斯特
 174 送行／马克斯·比尔博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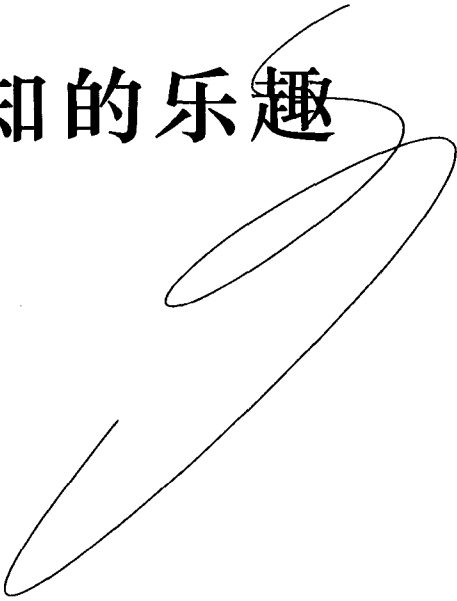
- 179 女丈夫与雌男儿/劳伦斯
 182 女人爱虚荣。男人呢？从来不！/图霍尔斯基
 185 谎话卡片/图霍尔斯基
 187 射象/乔治·奥威尔
 194 天使是女的吗？/聂鲁达
 199 优哉游哉/伯尔
 202 到此一游/阿纳托尔·布罗亚德
 209 女友/布龙克
 212 懒惰的智慧/F. C. 凯利
 215 我的征婚广告/萨赫诺维奇

不散的筵席

- 218 心不在焉的人/拉布吕耶尔
 220 瓦尔登湖/梭罗
 227 假币/波德莱尔
 229 乌云和彩虹/聂鲁达
 232 美国人真古怪/里柯克
 235 遗忘之河/普鲁斯特
 237 藤荚/寺田寅彦
 240 树木·丛林/胡安娜·伊瓦尔沃罗
 242 不散的筵席/海明威
 246 耳证人/伊莱亚斯·卡内蒂
 248 月亮表姐/伊莱亚斯·卡内蒂
 250 梦和色彩/伊藤桂一
 253 午后迟客/城山三郎
 257 花前自愧/神尾久义
 260 夜深人静之时/阿迪科·惠特曼
 264 我决不随波逐流/苏珊娜·布莱特·乔丹

这种有学问的人把书本死死抱住，当作自己的精神支柱；他独身一人便感到恐惧，犹如害怕真空一样。他只能呼吸有学问的空气，正像其他的人只能呼吸普通的空气。他总是借用别人的理智。他没有自己的思想，所以必须依靠别人的思想才能生活。

无知的乐趣



谈有学问的无知

哈兹里特

一个人既不能阅读，又不能写作，比起不能做其他任何事来，倒要好些。我们常常看见游手好闲的人，手里拿着一本书，他（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也是同样没有能力或意向要对他周围或他脑子里发生的一切予以关注的。像他这种人可以说是把自己的理解力放进衣袋里了，或是留在家里的书架上了。他害怕进行一连串大胆的推理，或不借助辨认某种文字来把别人的意见机械地重复一遍而提出自己的见解。他不敢冥思苦想，因为他缺乏这方面的锻炼，干不了这种事；他只要坐下来读读那些冗长、乏味的词句和瞧瞧那些模糊不清的形象，就感到心满意足了，因为这些东西可以填充他空虚的头脑，而它们之间也在不停地相互抵消。读书，不过是对于常识的一种陪衬，对于真知的一种替代，这一现象真是见得太多了。书本往往并非用来作为观察大自然的“眼镜”，而是用来蒙住那些视力衰退而性情懒惰的人，叫他们看不见大自然的强烈光线和变化无常的景色。书呆子完全把自己裹在空洞词句的网子里，因此他看到的仅仅是事物反映在别人头脑里的微弱的阴影。大自然使他惶恐不安。实际的事物一旦脱去语言的伪装和大量转弯抹角的描述，它们给他的印象就像是个打击，叫他站也站不稳；它们的千变万化令他无所适从；它们的迅猛发展弄得他精疲力竭；所以他便转身离开他周围那个拥挤、喧闹、耀眼、旋转的世界，而又去静悄悄地读那些单调的死语言，研究那些不太令人吃惊、却

002



又更易理解的各种字母的组合方式。这是不足为奇的，一点儿也不足为奇的。你要期望有学问的读者抛开书本，进行独立思考，倒不如要求瘫痪病人从椅子上站起来，丢掉拐杖，或者不靠仙术就能“抬起床来开步走。”这种有学问的人把书本死死抱住，当作自己的精神支柱；他独身一人便感到恐惧，犹如害怕真空一样。他只能呼吸有学问的空气，正像其他的人只能呼吸普通的空气。他总是借用别人的理智。他没有自己的思想，所以必须依靠别人的思想才能生活。我们习惯用外来思想供应我们的头脑，这一做法只会“削弱思维的内在力量”，犹如浅斟慢饮的喝酒方式只会败坏胃口一样。这样，有学问的人便是过着慵懒而无知的生活，这种生活会带来精神倦怠和意志消沉，因为他用心研读的词句其实并不比那不知名的语言文字所唤起的思索或兴趣要大，到后来眼前一片空白，只好闭上眼睛，书本从他软弱无力的手里掉下。有学问的著作家和有学问的学者，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抄书，后者读书。这些有学问的人不过是干抄写活儿的苦工而已。倘若叫他们写一篇有独到见解的作文，他们的头脑就会发晕，手足不知所措。那些孜孜不倦的读书人好比是一辈子在临摹图画匠人，到了他们自己要作画时，却发现自己的眼力不够敏捷，手腕不够稳定，用色也不够鲜艳，因此对大自然的生动形态简直无法摹写下来。

凡是经过正规阶段的古典教育而没有被训练成傻瓜的人，都不妨把自己看作是虎口余生，仅以身免。有一句老话：在学校里拔尖的孩子，长大成人进入社会，并非是最伟大的人物。学校指定给孩子学习而他得以取得优秀成绩的那些课程，其实都是不需要使用大脑的最高级或最有用的功能。为了死记硬背各门功课，如语法、外语、地理、算术等等，需要使用大脑的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记忆（而且是最低级的一种），所以这种机械记忆力最强而其他能力最差的孩子就成了名列前茅的学生——其他方面的事物对他幼稚的注意力却提出了更自然、更强烈的要求。对一个10岁的小学生来说，词类定义的口诀、算数的规

则、希腊动词的人称变化等是没有吸引力的，除非别人强迫他作为任务加以接受，或者他觉得对其他事物缺乏足够的兴趣或快乐。一个孩子，体弱多病，思想也不太活跃，但对指定的功课刚好能记住不忘，既没有辨别是非的明智，又没有独自享乐的精神，一般说来他可能是班上数一数二的学生。另一方面，在学校里偷懒贪玩的家伙却是身强力壮，兴高采烈；他可以自由运用自己的四肢而显得机灵敏捷；他觉得血液在奔流，心脏在跳动；他在同一时刻又笑又哭；他宁愿追逐皮球或蝴蝶，让户外空气吹拂着脸庞，观赏田野或天空，顺着蜿蜒小路信步而行，或迫不及待地介入熟人或朋友之间的小小矛盾和利害冲突，而不愿对着发霉的拼音课本打瞌睡，跟着老师念那陌生语言的诗句，长时间给牢牢拴在书桌跟前，到了圣诞节和仲夏节便去接受那毫无价值的奖章，这就算是作为他失去的时间和快乐的一种补偿。孩子们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笨拙的，这对他们学习普通课程或在学业上争取那些微不足道的荣誉是个阻碍。可是，这种表面上的笨拙却往往是缺乏兴趣，缺乏足够的推动力的表现，因而不能聚精会神、勉为其难地用心学习学校规定的那些枯燥乏味的课程。对这些乏味的东西，高才生往往超过。而差等生却又达不到这个水平。在我国，最伟大的天才从来不是小学或大学里成绩最突出的学生。

爱驰骋想象的人是个经常爱逃学的学生。

(沙铭瑶 / 译)

威廉·哈兹里特 (1778—1830)，19 世纪英国文坛上与兰姆齐名的散文作家。重要作品有《谈过去与未来》、《谈思想与行动》、《谈青年人的不朽感》等。

造书术

华盛顿·欧文

“如果辛尼西厄斯的厄运是真的——‘偷窃死者的劳动要比偷窃死者的衣服更有罪’，大多数作家的情形又将会怎样呢？”

——伯顿《对忧郁的剖析》

我经常对出版界的多产感到惊异：这怎么可能发生呢，那么多大自然似已判定为贫乏干瘪的头脑竟然会产生连篇累牍的作品。然而当一个人在人生的旅程中继续前进，令他感到惊奇的事物便日渐减少。他会不断发现，在一些了不起的奇迹背后原因其实很简单。我正是这样，在此大都市旅游，偶然见到一幕景象，向我揭穿了造书术的某些秘密，我的惊讶便顷刻烟消云散了。

夏季的一天我漫步于大英博物馆中，从一间大厅走到另一间大厅。一个人在热天逛博物馆往往总是没精打采的。我有时俯身看看玻璃柜里的矿石，有时细看一具埃及木乃伊身上的象形文字，有时则设法看懂——差不多每次都很成功——高高的天花板上表述寓言的图画。我正这么优哉游哉地东张西望，注意力突然被引向远处一套房间末端的一扇门。那扇门关着，但每隔一会儿它便打开，一个模样奇怪、一般总穿着黑色衣服的人会悄悄走出，默默穿过那些房间，对周围的一切全不理睬。这种神秘的举止把我的好奇心从倦怠中激起，于是我决意穿过“海峡”，去探测彼岸尚未探明的地区。我用手轻轻把门推开，就像热衷冒险的游侠骑士轻而易举地将中了魔法的城堡的大门

打开。我发觉自己进入了一个宽敞的房间，四周全是装着古书的书橱。在这些书橱上方靠近天花板的墙上挂着为数甚多的古代作家色彩暗淡的肖像。房间里放着一张张长桌，在一个个供读书写字的位置上坐着许多面色苍白、勤勉用功的人。他们专心研读积满灰尘的书籍，查阅发霉的手稿，就有关内容作大量的笔记。整个房间安静极了，只听见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偶尔可听到这些圣贤之中有人在改换姿势翻动一部旧对开本书时发出一声长叹。这叹息无疑是由与学术研究相伴的空虚沉闷引起的。

每隔一会儿就有人在小纸条上写下片言只语，接着按铃。一个仆人走来，默默接过字条，悄然离开房间，很快便抱回重重的几大本书，要书的人如饥似渴地一头钻进这堆书里。我不再怀疑，自己准是遇见了一帮潜心研究玄机妙术的占星家。眼前的景象令我想起一则阿拉伯的古老传说：一位哲学家关在一个山洞中了魔法的藏书室里，这山洞一年只开门一次。他支使洞中妖怪为他取来一本本有关各种隐秘知识的书。一年过去了，具有魔力的大门徐徐开启。哲学家从洞中走出，脑子里装满了人间所禁止的学问，以致他能高飞于众生之上，驾驭天地万物。

此刻我的好奇心被完全唤起。我对一个正要走出房间的仆人轻声耳语，请他向我解释眼前的奇异景象。要不了一两句话问题便解决了。原来这些被我误当作占星家的神秘人物主要是作家，他们正在写书。实际上我正置身大英图书馆的阅览室里。该馆收藏了卷帙浩繁的各个时期、各种语言的书籍，这些书许多已被人遗忘，大多数很少有人问津。大英图书馆乃是过时文献与世隔绝的蓄水池之一，现代作者们去那里用水桶装满经典和知识或“纯粹而未遭玷污的英语”，注入他们水量不足的思想溪流中。

我既已知晓了这一秘密，便坐在一个角落观察这个书籍制造厂。我注意到一个瘦削而显得性格暴躁的人专找用黑体活字印成，遭虫咬过、破损最严重的书。显然他正撰写学问高深的著作。这著作的购买者将是那些希望被人尊为学者的人，他们

将把此书放在自己藏书室引人注目的书架上或摊开在自己的桌子上；他们决不会去读它。我见他不时从衣袋里掏出一片饼干放进嘴里嚼。他这是用餐，还是为了填一填长时间研读枯燥无味的著作而造成的空肚饥肠呢？这个问题且留给比我更刨根究底的研究者去判定吧。

有位比较干净利落，服饰颜色鲜明，个子矮小的先生，面部表情酷似长舌妇，俨然一副与自己的书商称兄道弟的作家派头。经仔细端详我发觉他是个各种各样的书出得很勤的人，书卖得越多出得越多。我好奇地观察他怎样制造他的商品。他比别人显得更加忙碌：浏览各类书籍，翻阅一页页手稿，这本书啃一口，那本书咬一口，“一行复一行，一句格言又一句格言，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他的著作内容仿佛像《麦克白》一剧中女巫煮皂锅里的东西一样混杂。既有手指又有拇指，既有蛙趾又有蛇蜥的螯针，再调入他自己的闲言碎语，像“狒狒的血”一般倒进锅里，使那锅大杂烩变得“又粘又香”。

我想，究竟这种偷窃的癖性是否可能为合理的目的植根在作者们身上呢？它是否有可能正是上帝用来确保知识和智慧的种子代代流传的方法，尽管最初生成知识和智慧的著作不可避免总要腐烂？我们看到，大自然虽说想入非非，却聪明绝顶地让某些鸟类的喙囊帮助种子从一地传到另一地。因而野兽本身不啻行尸走肉，表面上它们是果园和玉米地的非法劫掠者，其实却是大自然的搬运工，传播和保存她的福祉。同样，古老、过时的作家的华文丽句、奇思妙想由掠夺成性的作者飞来叼走，然后又抛掷到地上，于遥远的将来生枝长叶，开花结果。他们的许多作品还经历一种灵魂转生，以崭新的形式出现。原来冗长沉闷的历史摇身一变成了浪漫故事——一则古老的传奇变成一出现代剧，而一篇严肃庄重的哲学论文为一系列才华横溢、生动活泼的散文提供了重要内容。譬如我们在美国开垦林地，烧掉一片苍劲挺拔的松树，在那块土地上生长出矮小橡树的树苗。我们从不留意俯卧在地，渐渐腐烂成泥的一根树干，但正

是它生出了整整一族真菌。

我们不必为古代的作家湮没于尘土之中感到哀伤；他们只是服从自然的伟大法则。自然法则宣布，任何尘世间的物体寿命皆有限；但它也规定，物体的成分永远不会消灭。无论动物还是植物，一代一代死去，但其生命力却传至后代，物种得以繁衍。同样地，作家孕育作家，一代作家产生众多子孙，到了老年他们与自己的父亲们一同安息，也就是说，与先于他们的作家——从这些作家那儿他们曾偷窃过东西——同眠。

我沉浸于海阔天空的想象之中，我的头却不知不觉地靠在一堆令人肃然起敬的对开本书上。不知是因为这些著作散发出的催眠气息，或是这房间的静穆气氛，或是我自己东游西逛引起的疲乏，还是我不该养成的在不恰当的时间地点打盹的倒霉习惯，不管怎么说，我打起瞌睡来。然而我继续浮想联翩，而且脑海中出现的场景仍是这间阅览室，只不过某些细节有所变动。我梦见这房间依然悬挂着古代作家的肖像，但数量更多。长桌全没了。贤明的占星家们也销声匿迹。看到的是衣衫褴褛的一群，就像在蒙默斯街大旧衣仓库里出没的人。每当他们抓起一本书——梦境中常有荒诞不经的事——那书便成了一件异国风格或古代式样的衣服，于是他们用它装扮自己。但我注意到，没人有意穿整件成套的衣服。他们从这件衣服取下袖子，从那件衣服取下披肩，再用另一件衣服的下摆，打扮得不伦不类，而他们原来的破烂衣衫则往往会从借来的华丽服饰里露出些许，破绽百出。

我看见一位身材魁梧，面色红润，肥肥胖胖的牧师透过眼镜向几个陈腐过时，争论不休的作家暗送秋波。他很快便设法穿上这些老前辈中某一位的宽大披风，又偷来他们中另一位灰白胡须，竭力装出一副睿智的模样；可是他傻乎乎的笑容却抵消掉了他身上一切智慧的标志。一个面带病容的先生正忙着用从几件伊丽莎白女王时期宫廷服饰上抽出的金线给一件很薄的外衣绣上花纹。另一位先生则从一份经过装饰的手稿中取材